

向新世纪报到

大特写卷

XIANG XIN SHI JI BAO DAO

济南时报创刊五周年纪念丛书

黄河出版社

向新世纪报到

济南时报创刊五周年纪念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孙兴振

名誉副主编：

崔齐东 朱希森 林 平

主编：

夏勤耕 王世明 尹 波

执行主编：

尹 波

编委会委员：

夏勤耕 王世明 尹 波 高 昆

魏莉萍 赵林云 苏 葵 王智新

目 录

事 件

- 不该发生的海难悲剧……………李 毅 张 刚(1)
- “驼峰”坠机“飞”出深山……………张长虹(8)
- 回家之路——赴南专机 CA999 机组的特殊飞行 ……曾 合(16)
- 台湾最黑暗的一夜——“7·29”台湾大停电纪实 ……朱 海(22)
- 悲情天空——温州“2·24”空难纪实 ……成 文(28)
- 靠椅山大营救直击 ……张 泉(34)
- 台湾大地震 ……曾 合(42)
- 我看到了“沙漠之狐” ……冀惠彦(48)
- 台湾军警见死不救 宝岛百姓民怨鼎沸 ……珠江(55)

法 制

- 罪行法定分良暴 宽严相济绘清明——修订后的刑法评
……………姜
- 生命的索赔 ……文 胜 开
- 从死罪到死缓——杭州汪红英组织卖淫案再追踪 ……月

社 会

- 是谁凌辱了六个无辜的母亲 ……王学峰 才

- “消费联盟”，又一场传销骗局……………小山子英(90)
- 谁给刘媚一个明媚的春天……………徐征姜廷珍(97)
- 张华——去留彷徨……………支英琦林清华(102)
- 中国为什么要拿到这“1%”？……………欧阳薇荪(107)
- 曝光胡万林……………珂影(113)
- 书记大姐……………李毅王世明(120)
- 三峡印象……………林清华(130)
- 与“城市黑洞”争夺生命……………李毅宋俊玲(135)
- 中美世贸谈判大写真……………贺金哲(140)
- 枪炮必须沉默——《各国首脑献给和平的圣诗》策划内幕……………
……………李震(146)

人 情

- 万曼夫人……………刘荣(154)
- 一位中国老人的跨国情缘……………徐征李毅(161)
- 星星雨……………平子(171)
- 哈佛不是梦……………李若峰(179)
- 秦蕴珊：守望蓝色的土地……………徐征李毅(186)
- 一个美国家庭的中国缘……………刘荣(190)

国 际

- 多瑙河在哭泣——谁来清理南斯拉夫的战争废墟……………
……………晨曦(196)
- 萨达姆传闻病重 伊拉克前途难料……………透视(202)
- 乌干达邪教集体自杀 数百名信徒命丧天国……………方宇(208)
- 烟商赔偿烟民 2000 万美元……………方宇(214)

一幕拙劣的政治丑剧·····	山 雨(220)
美国告别巴拿马·····	王银泉(228)
国际奥委会:翻过最丑陋的一页 ·····	柳 儿(235)
车臣,俄罗斯不愿放手的烦恼 ·····	操风琴(243)

专 题

这样的猪肉谁敢吃·····	张培昂 宫文胜(250)
一步一个惊叹号·····	魏莉萍 张培昂 宫文胜(256)
回望泉城路·····	李 毅 文 胜(263)
希望之路·····	徐 征(268)
劳动模范,人们没有忘记你·····	继 平 延 珍 徐 征 李 毅 培 昂(273)
敬礼!红军老战士 ·····	李春明 李克顺 支英琦 魏莉萍 管 萍 宫文胜 李 毅 徐 征 张培昂(278)
悲剧为城市敲响警钟 ·····	英 琦 莉 萍 林 云 培 昂 云 霞 徐 征 文 胜 李 毅 乔 国(292)

事件

不该发生的海难悲剧

李 毅 张 刚

起 风 了

11月21日凌晨。天还很黑，外面起风了。

“大光，该起了。”刚忙完早饭的韩淑舫轻轻地推了一下仍在熟睡的丈夫。几乎是每一个凌晨，韩淑舫都这样很不忍心地唤醒丈夫——十几年过来了，她以为在以后的十几年，丈夫总会这样醒来。

马志盛拉开家门，感到了扑面而来的冷风。他退回屋看了看被小女儿拉到一边的被子，摇了摇头，走上前去——那十分轻柔的动作还是让1岁半的女孩醒来——父亲笑了，女儿也笑了——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个女孩将在父亲的微笑里长大成人。

那个早晨真的很平常。就像此刻我们面前这片波澜不惊的海洋——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云。

可是，那个早晨，起风了——就在这片海上。

八九级的狂风把海变成了狂躁的魔鬼，海把不到10米长的小船变成了一片落叶；小船把15条汉子飘摇成风中的几粒草芥——浪像小山一样压过来，船不见了，人也不见了——

那是1998年11月21日上午7时30分。蓬莱市解宋营镇第五养殖场附近海域。

海难发生后4个小时,天降大雨。风雨中不绝于耳的是撕心裂肺的哭声。

下午1点半左右,在离出事地点2公里的沙滩上,人们发现了第一具遇难者的尸首。到今天为止,这次事故中确知有6人丧生海底,4人仍下落不明。

紧急搜救

8点钟,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在蓬莱市55059部队船运大队的值班室里。“解宋营镇第五养殖场出了事故,要求支援!”值班人员立即通过电台与泊于长山的“J2102”号拖头船取得联系,这艘600马力的大船顶着呼啸的大风驶进登州水道。但这艘设计性能为7级风以下的船显然无法与达到9级的阵风相抗衡,船体剧烈摇晃,左右摆幅达到40多度。实非本愿,“J2102”被迫返航。随后,邵珠平参谋长接到蓬莱市委打来的电话,要求驻军方面能到现场去看看。

在现场,蓬莱市委罗书记询问邵参谋长如何进行营救。邵参谋长的意见是只能慢慢靠近。中午12点,鉴于海上一直吹着八九级的大风,营救打捞工作只得暂时停止。下午1点55分,烟台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匆匆赶来,当地驻军亦派出了一连官兵沿岸进行搜索。当天,有6具尸体被汹涌的海浪冲到岸边;两艘汽船也被拖上了岸。

22日上午8点,风力减弱到了五六级,但涌浪的势头却仍未减小。船运大队的“J2102”、“J2104”两艘运输船驶过登州水道来到解宋营镇的海域。两艘船沿着七八海哩的海岸进行了地毯式地搜索,只是仍告无效。那4名下落不明者,人们只得相信他们长眠

在海底的某一个角落里了。

我拼命地游，心里只有恐惧

11月21日一大早，蓬莱市解营镇第五养殖场场长盛振国就急匆匆地进了办公室。外面的风呼啸着。在不远的海上，还停着养殖场的5艘养殖船和林业局的2艘养殖船。7艘船被海浪打得东倒西歪。如果不尽快把船开回来，在这样的大风浪中，船受到的损坏是不可避免的。

上午7时20分左右，马志盛、王乐江、赵大连、袁承艳、闫赞光、刘石庆、李延利、孙万强、赵友强等15人匆匆登上一艘小船，向在海上停滞不前的大船划去。

不到10米长的小船载着15个人在巨浪中颠簸前行。由于拥挤与颠簸，赵友强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身子。一侧脸，看到旁边的赵大连一脸严肃地站在那儿。

35岁的汉子有一个苦难的家：他的大哥在几年前突然瘫痪，嫂子无法面对这个现实，与大哥离了婚，抛下12岁的女儿远走他乡；年逾古稀的老母已瞎了多年，生活起居都离不开人——这些年来，赵大连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着这个上有老下有病、病的病残的残的家庭——没有哪位姑娘愿意嫁给赵大连，因为没有哪一副柔弱的肩膀愿与他共担这番风雨。

现在的这场风雨？赵大连感觉到了来自赵友强的目光。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他最后的微笑——一个巨浪压了下来——

赵友强看到了那个微笑，也看到了那个巨浪。机敏的小伙子没有犹豫，纵身一跃，然后感到刹那间刺骨的寒冷与满嘴的苦涩——眼前全是水，他看不到任何人，看不到陆地，但凭着直觉，他拼命地游——

林启明那时正在岸上。他看见载着15个人的那艘小船刚刚

离岸二三十米就消失在巨浪间。第一浪头过后，他隐约看见还有八九个人站在沉了大半截的船上，呆立着。林启明听到了不知何人发出的惊叫声。

“快！出事了！救人哪！”记不清谁喊了一声。林启明紧跟着林启金登上了第一艘小船，向出事的小船划去。隐约间，他看到海里有人在挣扎。

海水，冰冷的海水。赵友强不顾一切地向前方游着，又一个浪头把他托起，他看到了沙滩。当他随着巨浪落下时，他的脚触到了陆地——有人冲过来把他拉上岸，他冻得发青的嘴唇哆嗦着，不知道该说什么。人们把他护送到火炉旁，他就在那儿烤火。他一边烤，一边等，等着马志盛，等着赵大连，等着王乐江，等他们一起来烤火，一起回味刚才的历险——可没人来，而且这些人永远不会来了。

去救第一艘船的小船载着林启明、林启金等7人全速向第一艘小船驶去。在第一次靠近失败后，小船掉头重新靠近翻沉的小船。就在这时，一个巨浪打来，7名救援人员全部落水。

小船被巨浪打沉半分钟后，船头浮出海面。被海水呛得晕头转向的林启明凭着良好的水性迅速靠近浮着的船头，这时，其他几个人也都靠了过来，然后几个人开始迅速地将身上由于浸水而变得异常厚重的衣服脱掉。这时，林启明看到大浪把林启金和李延利冲过来，他慌忙一伸手把两个人拽住，但此时林启金胳膊已被船体撞脱臼，而李延利已没有任何动静。

又一个大浪打来，李延利被冲走了，然后林启明看到大波浪与漩涡之间，李延利、孙万强、王乐江在漂着——他知道他们也许已经不行了。

“我只是拼命地游，心中充满恐惧……”事后，林启明这样表述当时的心情。看着这些幸存者的眼睛，我知道那种恐惧一直到今天，仍紧紧攫住他们的心。

海还在,船还在,人呢?

穿过第五养殖场的院子就是海了,是与那些养殖工人相依为命的海,也是他们想起来就心痛的海:那个不倒的赵大连不在了,那个爱讲笑话的老孟不在了,他们都融在海中了,再也不会回来。

从出事那天到现在已 12 天了。李延明已放弃了工作,每天都来一趟养殖场,来一趟海边。

他怎么能不来呢?他的亲弟弟李延利就失踪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清晨。12 天了,没有生还的消息,也没有尸体的踪迹。也许,弟弟就沉睡在这海的某一个角落吧,也许,他已漂上一座不知名的小岛! 12 天本不该再存什么希望。但他仍每天来等,等什么呢?真实的死亡还是如茧如豆的希望?

弟弟出事的消息李延明是当天上午 9 点才听到的。当他赶到养殖场时看到弟妹已哭倒在养殖场的大院里。他没顾得上照顾弟妹,冲上去一遍遍地问着:谁活着?谁死了?一个一个名字说出来,可没有他的弟弟。然后,天降大雨,他浑然不觉。仍然在等,仍然在问……直到今天。

他说他必须撑住,因为弟妹已经垮了——她总是跟李延明说:哥,你弟弟在哩,在大船上,那不,冲俺笑哩!……还有侄儿,才上初一的孩子,却已懂得掩饰悲伤,可看着他让人从心里疼啊!

那曾载着 15 个人走向死亡的小船已拖回来,就放在养殖场大院的西门附近。船已面目全非,只剩些零乱的木板。可人呢?大海里那闪闪的波光,是不是那些灵魂不肯长眠的生命碎片,在倾诉难以割舍的牵挂?

今年春天,一个粗壮的小伙子拎着铺盖卷敲开了林启明的宿舍。很快,林启明就跟这个年仅 20 岁的小兄弟混熟了。一起出海,一起作业,一起打牌,一起喝酒,一起吹牛。虽然工作都很累,

小伙子跟林启明学会了游泳,并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一天,兄弟俩打了赌比赛游泳,结果每个人游4华里,不分胜负。

住得时间久了,林启明发现这位来自诸城的小兄弟不仅争强好胜,还很有想法。他每天坚持记日记。有时看些书,还在一个小横格本上抄抄写写的,有一次,小兄弟说:“二姐对我期望很高,我在这儿干完今年,就回家去踏踏实实学习技术!”

小兄弟叫江,他想干完这一年就回家,学技术。可就在11月21日的凌晨,年轻的生命也被冰冷的海水吞噬了——两天之后,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远道而来,哭倒在大海边……

老人们收拾起小兄弟的东西离开了,有一个小本子不小心掉在地上。林启明捡起来一翻,便看到了那首诗:男儿有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林启明呆了。

期待着能有“说法”

海难发生后的第12天,记者在解宋营镇第五养殖场办公室里,采访了该养殖场场长盛振国和经理司红星。

记者:有关海难遇难者现在有没有明确的处理意见?

盛振国(以下简称盛):没有。蓬莱市委、市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意见,但公安局、检察院和保险公司来调查过。

记者:你们为养殖工人投保了吗?

司红星(以下简称司):投了10个人。

记者:你们这里有多少工人?

司:近20人。因为一些人的工作不固定,属于临时性质的就没法给他们投保。

记者:你给工人投的什么险种?

司:人身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但保险公司可能不会赔多少。

记者:你们场有没有给遇难者家属什么赔款?

司:没有。听说林业局苗圃场给了每个遇难者家里 2.6 万元,我们这里想通过政府或法律途径解决。

记者:有关海难事发时的情况,当时你们知不知道有大风?

盛:不知道。晚上我看气象预报,说是“南风转东北风 5 到 6 级”。根据经验,这不算大风。

记者:你们到现场看了吗?

盛:我当时在现场,情况是我们有 10 个人想乘船去拖海里的 5 条养殖船,这时林业局苗圃养殖场来了 5 个人,他们有 2 条船和我们的在一起,一块儿去,一共 15 人。

记者:为什么要拖船?

司:这 5 条船有两条漏水很厉害,怕船沉掉,那损失就大了。

记者:15 个人同乘一条船超载吗?

司:超了。当时我说按一船一人,只要去 7 个人就行,可大家没同意。

记者:你们想过会发生海难吗?

司:没有,因为船虽然摇摆得很厉害,但水不很深。

.....

那么遇难者家属又期待着什么样的结果呢?

马士善,这位倔强的汉子坚信这起海难事故应当有人负主要责任,以告慰亡者。他表示,目前虽然暂不会起诉,可也决不会就此作罢。他相信此事有关部门会尽快给一个“公正的说法”的。有些死难者家属则表示要索赔,因为家里从此没有了经济来源。还有的遇难者家属则持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死者的亲人能得以继续留在养殖场干活。

我们在希望死难者家属尽快得到一个公正、满意答复的同时,更希望这本不该发生的海难惨剧能让善良的人们警醒。

1998.12.5

“驼峰”坠机“飞”出深山

张长虹

清明时节,我们又一次走进怒江大峡谷,来到一年前被发现的C-53坠机现场,凭吊当年在“驼峰航线”上英勇献身的中美两国机组人员。

垂直尾翼上标有12013号码的“驼峰”C-53坠机残骸,默默地躺在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中,1米多深的积雪将坠机大部分覆盖,只露出驾驶舱、右翼和机尾部分。

这架1943年坠落、1996年发现的“驼峰”C-53坠机,半个世纪以来令中美两国人民魂牵梦绕、苦苦追寻。

——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世代相传的最珍贵的纽带。

“老盟军”的新行动

“驼峰航线”是迄今为止在世界战争史上飞行条件最险恶的空中战略运输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开辟了这条从云南至印度的航线,在3年间空运70多万吨抗战物资,战绩显赫,但也付出了坠毁飞机561架、失踪107架、牺牲机组人员1500多名的沉重代价。

“驼峰”C-53坠机的驾驶员是美国人福克斯,副驾驶员是中国香港人谭宣,报务员是中国广东人王国梁。“驼峰”飞行任务由美国陆军空运总队和原中国航空公司承担,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拥有中航45%的股份,中航飞机被美陆军空运总队征用后,混合编队。在怒江被发现的这架“驼峰”C-53坠机上既有中航的巨大

字样,又有泛美的标志;既有美国陆军的字母,又有美国空军的徽记。如此众多的标志符号集于一机,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它是中美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友谊,在气势磅礴的高黎贡山巅铸就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永恒见证。江泽民主席去年访美期间对中美两国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这段历史作了充分肯定。

“驼峰”C-53飞机坠落后,中美两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搜寻。在美国,“驼峰”老飞行员汉克斯为了能在有朝一日找到坠机,70多岁高龄还坚持铁人三项锻炼;在中国,自费进行二战研究的历史学者戈叔亚,多次到高黎贡山寻找坠机。美国“驼峰”老兵把寻找工作亲切地称做“老盟军”的新行动。

友谊的故事随坠机的发现不断延伸。在中国,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所小学各族儿童从坠机旁采来53片杜鹃叶,组成飞机形状送给老“驼峰”飞行员;在美国,中国派专人转送的杜鹃叶引起轰动,被珍藏在圣地亚哥“驼峰”纪念馆。

友谊的故事随坠机的发现不断拓展。在中国,滇西一些当年曾救助过美国飞行员的老人一次次地问记者:“美国老兵现在可好?”在美国,一位“驼峰”老飞行员送来一架飞机模型,感谢当年飞机失事后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

在一个叫“祥云”的小县城里,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永不磨灭的记忆

祥云县城矗立着一座美军飞行员的纪念碑,半个世纪里,祥云人民一直缅怀着一位在“驼峰线”上英勇献身的异国英雄。

清明时节,记者来到祥云县城的纪念碑前。人们说,50年前,莫尼中尉为保护祥云县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永远活在祥云人民心中……

1942年12月26日,侵华日机窜入祥云上空。莫尼中尉身先士卒驾机抗击。在冲散敌机队形、击毁敌领队飞机时,莫尼的飞机不幸中弹起火,但他仍驾驶着受伤的飞机冲向敌机,又击落一架敌机。这时,莫尼发现自己的飞机正向祥云县城坠落。为了保住祥云县城,莫尼硬撑着把飞机拉起,挣扎着飞过了城区,坠落在大山脚下,而莫尼却失去了跳伞的最佳时机。当他跳出机舱后,已接近地面,降落伞直至快落地时才打开。莫尼落地后摔得昏迷不醒。

当地军民赶出城将身负重伤的莫尼送到县医院抢救。曾在云南讲武堂任过军医、远近闻名的董齐元医生口对着口吸出莫尼中尉体内的瘀血,千方百计进行医治,然而莫尼终因伤势过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年仅22岁的美国青年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告别了家乡,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在著名的“驼峰航线”上,他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最后,为了保护中国的一个县城,他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祥云县奔走相告这位英雄的故事,董齐元医生和几位知名人士发起了建一座纪念标的倡议,各界民众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43年1月,由“祥云全体民众”捐资兴建的5米高的“美国空军莫尼中尉殉职纪念标”落成。

随后,覆盖着美国国旗的莫尼中尉的遗体从中国运回美国。

堪萨斯城的亲人们为英雄莫尼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建了一座碑。美国的许多家报纸争相报道了莫尼中尉的事迹,称“莫尼中尉为祥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祥云人民怀念他,美国人民也永远怀念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美人民依然铭记着共同拥有的英雄——莫尼中尉。

纪念碑随着岁月的侵蚀而损坏了,祥云人民又出资新建“莫尼中尉殉职纪念标”。1992年10月29日,纪念标竣工落成。陈香

梅女士致信祥云县,称此举“不仅代表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也表示了正义长存”。美国的《堪萨斯报》等报纸也以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号召市民们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英雄。

莫尼的妹妹戴维斯曾数次到过祥云,在祥云,她感到哥哥无处不在。半个世纪里,在祥云发起捐资建碑的董齐元一家三代与莫尼中尉一家结成了世交。

戴维斯与董藩这两位 70 多岁的老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来信中谈论的中心是莫尼。4 年来,戴维斯专程从美国给董藩带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磁带,董藩又把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的磁带送给了戴维斯。半个多世纪以来,祥云人民深深缅怀莫尼中尉,不断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守护坠机

“驼峰”C-53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一架“驼峰”坠机。最早由缅甸边民发现的这架坠机移交中方后,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批示保护好这架飞机,并拨出保护经费。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开会研究保护措施。怒江州成立了保护坠机的领导小组,派出专人保护坠机现场,怒江人民对保护坠机做出了努力。

对飞机实施昼夜守护是极其艰难的。坠机位于高黎贡山西麓的原始森林中,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每到冬季,坠机地点降雪超过两米深,守护只能在远离飞机的山腰窝棚里。高黎贡山冬天大雪铺天盖地,夏天暴雨倾盆,守护飞机成为对人类生存极限的一种挑战。尽管如此,守护飞机的人员仍然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恶劣的气候条件、艰险的生存环境对守护飞机的人员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守机人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但 24 岁的泸水县农民曲天成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今年1月11日,高黎贡山连降罕见大雪,与同伴坚守飞机长达10天的曲天成眼看着粮食快吃完了,便和同伴下山寻粮,由于体力耗尽,加之高山反应、雪晕等雪地病症,曲天成倒下了,倒在了离飞机不到10公里的雪地里,为保护“驼峰”坠机,为保护中美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丰碑,曲天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在曲天成停止呼吸的地方,覆盖着当年“驼峰”飞行员牺牲者的黑土又覆盖住一位年轻的献身者。

曲天成的生命永远停止了,然而,他用生命延伸了一段50多年前同样用生命凝聚的友谊——在他守护的日子里飞机安然无恙。

在保护飞机的日子里,几乎每个守护飞机的人都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面对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人山”。50多年前中国远征军从缅甸撤退,近5万远征军只剩2万多人,其中作战牺牲的只有1万人,另3万人就是被这虎狼出没、疾病肆虐、气候恶劣的“野人山”所吞噬。

守护坠机的泸水县农民王振兴平淡地谈起了让听者直打冷颤的经历。去年1月,也是下雪天,王振兴下山找粮,由于晴天没有做好标记,大雪把路掩盖,走出不到两公里便迷了路。从下午到黄昏,从黄昏到深夜,他一直在密林里东钻西钻,半夜时分找到一个树洞,烧上一堆火熬到天亮。直到次日上午王振兴才走出密林,4公里的路整整用了20个小时。

生死就在一瞬间的经历,没有吓倒这位40多岁的质朴憨厚的汉子。在长达500多天的日子里,他每一两个星期要到距坠机30公里外的片马买一次东西。背着30公斤重的粮食、油盐,王振兴已在坠机现场至片马的路上走了30多趟。谈到这艰苦、枯燥的生活有什么感受时,王振兴表示,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尽快把飞机搬出山。